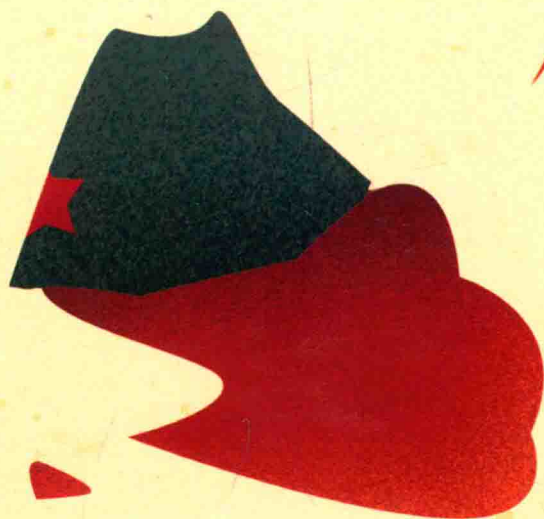




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吕宁思 译

WAR'S
UNWOMANLY
FACE

S.A. ALEXIEVICH

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吕宁思 译



WAR'S
UNWOMANLY
FACE

S.A.ALEXIEVI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 (白俄)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吕宁思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War's Unwomanly Face
ISBN 978-7-5108-3913-9

I. ①我… II. ①阿… ②吕… III. ①纪实文学—白俄
罗斯—现代 IV. ①I511.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7893号

WAR'S UNWOMANLY FACE © 2013 by Svetlana Alexievic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vetlana
Alexievich—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Agent Galina Dursthof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 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4709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作 者 (白俄罗斯) 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吕宁思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913-9
定 价 55.00元

历史上，最早何时有女性出现于军中？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军中就已经有雅典和斯巴达女性士兵了。后来，还有女性参加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军。

俄罗斯史学家卡拉姆辛曾写过我们先辈的故事：“斯拉夫女人时常与父亲和丈夫并肩作战，她们不畏惧死神：在公元626年，那场君士坦丁堡大围困的激战中，希腊人就在战死的斯拉夫人中发现过许多女性尸体。母亲生养孩子，就是为了培育战士。”

那么在近代史中呢？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560年至1650年之间。那时候，英国人开始创办医院，那时在医院工作的就是女兵。

在二十世纪，女性又是怎样从军的？

在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已经开始征召妇女参加皇家空军了。同时建立了皇家预备役兵团和女子汽车运输军团，人数达十万之多。

在俄国、德国和法国，也有很多女性在战地医院和护理列车上服务。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都见证了女性的非凡壮举。在全球众多国家中，所有军种兵种都有女性在服役：英军有二十二万五千女兵，美军有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女兵，而德国

军队中的女兵则有五十万人……

至于苏联，军中的参战女性更是达到一百万人。这些女人掌握了所有军事专业技术，包括那些“绝对男人”的岗位。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一些语言词汇问题：坦克手、步兵、冲锋枪手，这些专业在二战之前没有任何女人干过，所以根本没有阴性名词存在。正是在战场上，才产生了这样一批阴性名词……

——摘自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对话

目录

“我不想去回忆……”	001
“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	019
誓言与祷告	021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037
战场生活和琐事	060
“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	079
“我们的楼里有两场战争……”	102
“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112
“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	130
布娃娃和步枪	136
血腥味和死亡前的惊异	142
马匹和鸟儿	147
“那已经不是我了……”	152
“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164
“我们没有打过枪……”	185
一双小皮鞋和该死的小村子	186
凯牌特殊肥皂和警卫室	196

烧坏的轴承和骂娘的脏话	207
“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我也还想做美女”	216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218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232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丽	244
“小姐们！你们知道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 两个月……”	248
“哪怕让我只看他一眼……”	265
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	266
面向天空的特别沉静和一枚失去的戒指	283
孤独的子弹和人	294
“最后一点点土豆仔……”	298
装炸药的篮子和毛绒玩具	301
阿妈和阿爸	316
渺小的生命和伟大的思想	325
“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336
洗澡的宝宝和像爸爸一样的妈妈	337
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	348

那些已经可以说话的人的沉默	358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363
战争的最后几天，杀人已经令人厌恶	364
写作文的幼稚错误和喜剧	376
祖国、斯大林和红色印花布	382
“突然间，非常想活下去……”	390
写战争，更是写人（创作笔记摘录）	402
译后记	441

“我不想去回忆……”

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

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军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

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 she 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了工作。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蜜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去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

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

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

“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

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

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

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